

2月1日早上，手机短信提示“丰巢”有我的快递，知道是小朋友送的医用口罩送到了。

那些天，因为新冠疫情，口罩成了紧俏物品。我家小区对面有一家医保定点药房，本想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可跑了两次，回回落空。正发愁，从日本回沪的小朋友雪中送炭，让我喜不自禁。

可如何交接呢？为了丰富春节的食物，我在网上订购了不少荤素的食品，订单成功了，也卡在了快递这一关。小朋友要我别担心，说是非常时期仍有快递在服务，他们逆风而行！

楼下，戴着口罩的小哥正打电话通知有快递的居民来取货，他那只大大的车筐里还堆着不少的货物。见我“丰巢”里拿走了快递，他马上补进一件。看小哥这么一件件地补，要等到猴年马月呀？我说你不会节约点时间，把东西送上门？他说不行，过去公司要求送货上

门，现在新规定是“无接触配送”。

对我而言，小哥是个熟悉的陌生人。这片小区的快递业务是他包干的，为图收取快件的方便，我还加了他的微信，备注只两个字“顺丰”，连他叫什么都忽略了。如今，大多数快递都停滞了，他却还在奔忙，我的心儿被触动了。

我问，今年留守，不回家了？他说，原本定下年初六和弟弟一起回老家的，家里老人、孩子都盼着呢！可前些天我爸在电话里说，你俩还没回呢，村干部就一天两次上门来询问啥时回家？这个肺炎会传染，你们弟兄还是等这阵子过去后再回吧。

我问，你弟弟也是快递员？他摇头说，我弟弟是送奶工，他比我辛苦多了。他们几个送奶工每天凌晨三点就得起床，点半到奶站取奶，全靠宿舍里三只闹钟每隔十分钟催一次。像这种大冷天，如果不是闹钟撕心裂肺地叫，谁愿意从热被窝里爬起来？

我不住地点头。他又说，这几天弟弟送奶的一些小区都不让进门了，这更增加了送奶工的难度，本来他们心里都有本账，

“逆风”小哥

章慧敏

有的放奶箱，有的放房门口，双方哪会有肢体接触？我说，牛奶放在小区门口，你弟弟不用送了，工作量不是减轻了？他说，哪里呀？公司发给他们一支马克笔，对进不了小区的，就在牛奶盒上标明几号几室，让自取的订户不会搞错，比送一趟奶累多了。我弟弟老在叨叨，订户里有好几位是腿脚不便的老人，怎么拿？他还担心有人因为睡懒觉，牛奶拿迟了会变质……这些天，不抽烟的弟弟备了烟想去“贿赂”保安。但天天见的熟人，有的好说话，让他抓紧送奶，有的铁面无私，坚决不放行……



我又问，你俩一个送快递，一个送牛奶，谁的收入高呢？小哥并没直接回答，他说：上海好呀，只要不怕吃苦，不会亏待人的。

说话间，陆续有人来取快递。正像小哥说的，这几天他送得最多的是口罩和消毒用品。他原先的规律是早晚各送一次，随着防疫措施的强化，他进门一次也不容易，所以得等到车筐里的货品全部装进“丰巢”后，他们才能离开……

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这场“战疫”中的逆行勇士，不知为什么，脑海中也时常浮现这对河南兄弟。小哥说，上海不会亏待他们。我想，他们今天的逆风而行，不也是在报答上海这座城市？

感激他们，也敬佩他们。

中国很早就有“饼”的名目，胡饼、油饼、烧饼、葱油饼、酒酿饼……甚至类似刀削面的玩意儿都被写成了“汤饼”。但文献中“大饼”的名目极为罕见。宋人孙光宪《北梦琐记》云：“王蜀时。有赵雄武者，众号赵大饼。有能造大饼，每三斗面擀一枚，大于数间屋。”一只有几个房间那么大的饼，不叫“大饼”还能叫什么？典型在前，谁还敢自夸为“大饼”？

上海人的胆子不小，竟把列于早餐“四大金刚”之首的叫大饼！

既然叫开了“大饼”，肯定有其道理。其实，这个“大饼”未必“大”，山东煎饼、苏州麻饼、新疆馕饼、西安肉饼……都要比大饼来得大，可为什么人家都“示弱”，唯独上海豪横？想来不会无缘无故吧。

大，相对于小而言，有

大必有小。有大饼，当有小饼。上海有“小饼”吗？没有。即便有，说“小饼”显得也太“小气”啦，所以就给它取个好听的名词——金钱饼。可是，金钱饼与大饼，完全两码事。那么，跟

蟹壳黄

西城

大饼一码事的“小饼”有吗？有，蟹壳黄。

蟹壳黄这个名称真是太好了：首先是说明饼的面积或体积跟大饼差不多；其次是形容饼的颜色

近于煮熟的大闸蟹蟹壳；再次是描摹出饼有一定的厚度和弯屈度（仿佛大闸蟹拱起的背）；最后一点，“壳”的质地很可能是硬而脆的。这些特征，大饼没有，因此没有人会把蟹壳黄与大饼联系起来。于是，那种明显比大饼要“小一壳”的

饼，被“蟹壳黄”了。这有效避免了“小”的尴尬，倒也形象可爱。

虽然大饼和蟹壳黄都是大饼炉烘烤的产物，然而据此以为“蟹壳黄”就是“大饼”的小弟，未免草率。

大饼（油酥大饼除外）与蟹壳黄最大的区别在于——外观：前者撒的芝麻如妙龄少女脸上发的青春痘，点缀而已；后者撒的芝麻似陈二麻子幼时出天花留下的麻烦，一天世界。内里：前者紧致敦实，一咬一块；后者起酥松软，一咬碎屑。

检验蟹壳黄还是大饼，也可观察一下食客吃蟹壳黄时一手持饼咬嚼、一手摊开手掌候着碎屑的动作做了没有。

要是感觉不到这些特点，你吃到的恐怕不是蟹壳黄，至少不是正宗的蟹壳黄。

在上海人看来，大饼是主食，担纲得了一顿饭；蟹壳黄是点心，充当茶余饭后垫饥的零嘴。故而，上海人买早饭大饼是首选，归于蟹壳黄的黄金时刻则是下午三时左右（午饭与晚饭之间）。

也许由于小时候的记忆特别强烈，我对打着蟹

壳黄旗号却有着各种馅料的烘烤小饼，比如梅菜的、酱肉的、焦糖的、豆沙的、黑洋酥的……不以为然，执著认定，蟹壳黄只须简单单的两个足够了：白糖（甜）和香葱（咸），依据便是其卖点在于香脆的壳盖和蓬松的酥皮。我最为欣赏的就是这个，其他各种噱头，不过是像新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新世界》里的女主角田丹，不可思议地忘了自己肩负着促进北京和平解放的重大使命，而去帮旧时代的小警察抓一个变态狂“小红袄”，太扯！

事实上，蟹壳黄的称呼并非上海独有，苏州以及安徽某些地区也有这么叫的。陶行知是安徽歙县人，写过一首打油诗：“三个蟹壳黄，两碗绿豆粥。吃到肚子里，同享无量福。”这首作品写的是上海还是安徽

的情形似不可考了。作家周而复肯定了蟹壳黄在上海的流行，《上海的早晨》中写到三太太做客的点心，是一盘蟹壳黄和两杯咖啡。而张爱玲念念不忘借蟹壳黄来显示她的上海情结，她在《小团圆》中写道：（九莉）“这天晚上再月下去买蟹壳黄，穿着件

紧窄的紫花布短旗袍，直柳柳的身子，半卷的长发，烧饼摊上的山东人

不免多看了她两眼，摸不清是什么路数。”又是“蟹壳黄”，又是“烧饼摊”，实，一咬一块；后者起酥松软，一咬碎屑。

不过，上海风格的蟹壳黄还是要由上海人来定义或质检。如今脑子不转弯地说出要吃“蟹壳黄”的，多多少少能够证明那个吃货还有点“上海基因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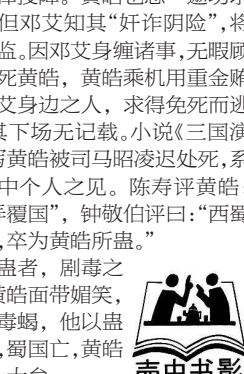
但实际情况并不尽如人意：我家附近有家小店，明明卖的是标准准、品质极好的蟹壳黄，却被它生生地写成了“红糖烧饼”

“咸烧饼”。那可是教科书级别的书写啊！一想起来，未免胸闷。

关于练兵，欲攻蜀汉，他赶紧上书刘禅，为防患于未然，请调张翼、廖化驻守重镇。但黄皓却用蛊术迷惑刘禅，说“鬼神”能预测天下凶吉。刘禅由黄皓陪同，问于巫蛊之术，结果是无事，刘禅深信不疑，便把姜维的上书搁置一旁，也没把这事告诉朝廷大臣。

当邓艾大军穿越险境，如天兵而降，蜀国慌作一团，诸葛亮御敌无方，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，刘禅选择投降。黄皓也想“邀功求赏”，但邓艾知其“奸诈阴谋”，将其收监。因邓艾身缠诸事，无暇顾及死黄皓，黄皓乘机用重金贿赂邓艾身边之人，求得免死而逃脱，其下场无记载。小说《三国演义》写黄皓被司马昭凌迟处死，系罗贯中个人之见。陈寿评黄皓：“操弄覆国”，钟皓曰：“西蜀基业，卒为黄皓所蛊。”

蛊者，剧毒之虫，黄皓面带媚笑，心如毒蝎，他以蛊乱政，蜀国亡，黄皓之罪，大矣。



壶中书影



鲁迅在虹口
剪纸
夏贺新

前不久，小区周围道路有了一条橘红色跑步道。居住在附近喜欢户外有氧运动的、拎着环保袋买菜的、背着双肩包上班的、抱着孩子遛弯的……都愿意到上面跑一跑、走一走。更有喜好摄影的，无论是晨曦还是晚霞都能看到光与影的完美呈现，激动地把快门摁得“咔嚓”直响。

当然也有令人不解的：原先的盲道怎么不见了？在周边留意了一下，凡原先上街沿宽度在4米左右的，都能较宽松地再容纳下宽度1米左右的跑步道；若再窄一点的地方就会与盲道发生“碰撞”，目前部分地方是跑步道“顶替”了盲道，料想

那些每日靠足底感觉行走其上的视力残障人士会有所不便。

作为“无障碍城市”的标志，上世纪九十年

代，开始大规模修建盲道，从起先的一条、数条“样板盲道”逐步形成一张阡陌纵横的网络，让人们关注的是城市管理观念的突破。从盲道必备到步道蜿蜒，是城市文明程度持续提升的两个台阶。

步道和盲道

陈茂生

其实，让跑步道和盲道并行不悖是如今最好的愿景，尤其在新建绿地、新辟居民区，有步道还有自行车道，当然就得有盲道；但在相对逼仄但又成熟的街区，也有个如何取舍、智慧兼容的问题。既要充分照顾各方需求，又要体现城市管理的不断进步、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；因此需要在观念、技术和方法上综合协调，同时善于在各项规范、规定中融会贯通地“杂糅”。

在红色“绿道”上奔跑的身影越来越多，但也别冷落了盲道，这样皆大欢喜。

黄皓是襄阳人，无名之辈，生卒年不详。他自小乖巧伶俐。入蜀后喜蛊术，将剧毒的蛇与蝎子等毒虫放入器物内自相啮食，存活的毒虫便称蛊，苗人以蛊术预测，迷惑人心，黄皓很入迷。他后来入宫当了小太监，以办事认真著称。

刘备一死，蜀后主刘禅十七岁登基，当时权在丞相诸葛亮之手，刘禅并不在意，好玩乐，而黄皓喜献媚，花样百出，又会造风车，新获刘禅恩宠，视黄皓为形影不离的玩伴。

诸葛亮一死，刘禅大权独揽，他规定蜀国不设丞相之职。孔明临终时，将辅助刘禅之重任托付于蒋琬、费祋，蒋、费之后，由董允任中，董允刚直不阿，“上则正色匡主，下则数责于皓”。由于董允主持蜀汉大事，刘禅虽是皇帝，却不能重用黄皓，黄皓对董允也十分惧怕，只能暗中弄点小花样取悦刘禅，官职只是个黄门丞。

董允去世，由陈祗任侍中，黄皓与陈祗有表亲关系，陈祗的资

历与威望都不及董允，他为了稳固自己地位，取悦刘禅，便与黄皓搞好关系。刘禅不久将黄皓升为中常侍、奉车都尉。中常侍传达皇帝诏令，掌管文书，奉车都尉则掌陪皇帝出行，黄皓身兼两个重要职位，便成了侍奉刘禅左右之第一红人。黄皓擅长车辆之术，人称“车鹰”，更获刘禅之青睐。

黄皓除精于风车之术，还以神秘蛊术吸引刘禅。巫蛊的神秘莫测与离奇古怪，令好玩乐的刘禅感到十分新奇，颇为刺激，两人的关系便日渐密不可分，黄皓侍陈祗一死，便开始染指朝中权力。

刘禅的弟弟刘永为人正直，对巫蛊之术与阿谀献媚的黄皓很看不惯，曾向胞兄刘禅当面指责黄皓是小人，黄皓怀恨在心，就不断在刘禅面前离间兄弟之情，刘禅起初不信，久而久之，便开始疏远刘永。刘永几次欲见刘禅都被黄皓阻隔，以致刘永竟十多年无法见到刘禅。蜀汉大臣见黄皓的



夜光杯

庚子新春，很多人都没想过会和“宅”厮守相伴。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，共同抗击疫情。奋战在一线抗击疫情的人们正向新型冠状病毒宣战，而更多的人在家这个大后方，以不同的方式共克时艰。但宅家久的人们太需要乐观心态了。

母亲打来电话，说她快20天没有出门了，现在每天在家“跳”踩点舞。母亲80岁高龄，精神矍铄，平时喜欢跟在广场舞队伍的后面，甩甩手、扭扭腰，保持健康心情，而且风雨无阻。我担心这次疫情会把母亲憋坏，不料她比我们还时尚，除了每天电话叮嘱我们注意防疫，还专门发来踩点舞的视频让我们学习，乐观极了。

还有位朋友不能像往常那样随时去看望他独居的老父亲了，但他也自有办法关心老父亲——通过微信里走路的步数去大致判断一下父亲的“行踪”，奇怪的是，在疫情期间，父亲的微信步数不但没减反而激增，很多时候还勇夺群里的“冠军”。朋友很生气，认为父亲不听话，就发了个“视频请求”，连线一接通才看到，父亲戴着口罩正在社区发传单做宣传当志愿者，每天的步数都是双腿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。

其实世间从来就没有过岁月静好，是因为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。那些驰援前行的医生护士，那些捐钱送物的普通人，那些不计得失的志愿者，只为一个目的，就是守护一方平安，如今的我们保持积极乐观心态，尽量把日子过得丰富些，这也许就是对“前方”的最大贡献了。

趁着这段有空的日子，我把过去没有精力清理的书柜认真打理了一遍，把放在角落积了灰尘的书籍细心打扫；捧出了端木蕻良的小说集《初吻》、包天笑的小说《一篓麻》，还有一本仓央嘉措的诗歌……在家就没必要时时打扰电脑了，让心灵在书籍中沉静，让浮躁在思考中退去，也不失为一种绿色环保的方式吧。

当然，这段时间，妻子也终于有了心思去研究菜谱。不过，她特别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垃圾分类，她说疫情当下更要认真，人和大自然的协调就是要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。

有空在家，最重要的是心态。而今，越来越多的人正通过不同的方式，积极分享他们在家生活的不同花样和不同状态，为抗疫中的人们带去了欢乐和温暖。相信冬天就快过去，春天终会来临。

健康

七夕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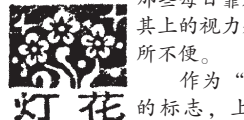
七夕会

七夕会

宅出好心态

杨力

宅出好心态



灯花